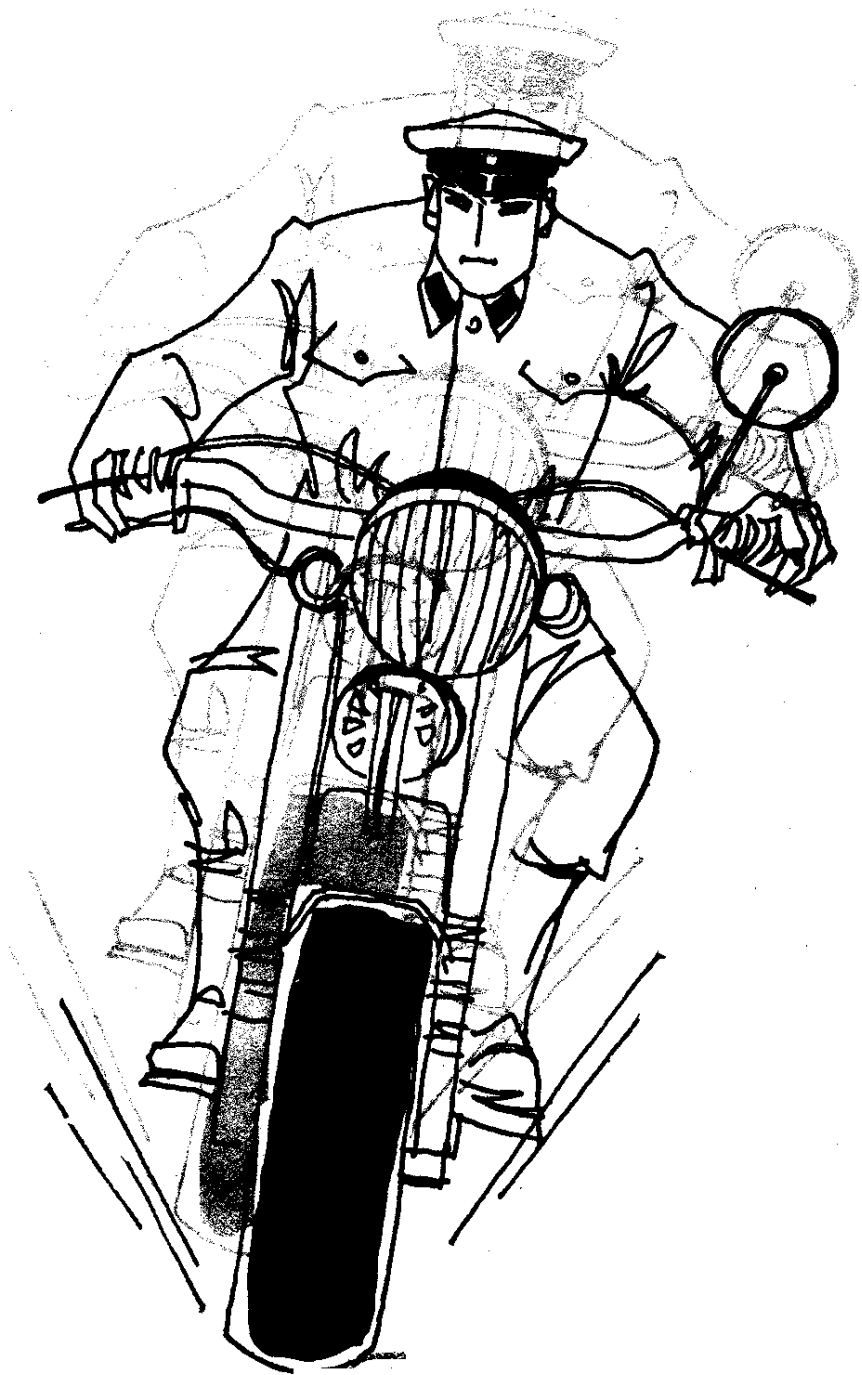


MENGYACONGSHU
明
书

刑警队长



刑警队长

王亚平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丘 峰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刑 警 队 长

王 亚 平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订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16,000

1980年 9月第1版 1980年 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184 定价：0.76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长篇推理小说。

一九七九年夏天，某市发生了一起凶杀案。在侦破过程中，刑警队长陈忠平又接连发现了几起互有联系的案件。他和战友们面对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案件，进行详细的调查，周密的推理，顺藤摸瓜，逐步弄清了几个案件之间的内在联系，终于破案。

作品不仅从破案方面，还从生活、命运、友谊、爱情等各方面揭示出陈忠平的思想以及高尚的情操，塑造了一个忠于党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动感人的刑警队长形象。作品还塑造了几个老干部的动人形象。

小说情节曲折紧张，引人入胜，结构严谨，推理细密，富有生活气息。

编辑例言

文化大革命前，我社曾和《萌芽》月刊编辑部合编出版过《萌芽丛书》，从一九七九年恢复这套丛书。新出版的《萌芽丛书》仍和过去一样，以文学青年为主要作者对象，以介绍文学新作、帮助文学新人的成长为目的。但与过去的丛书也略有不同，一是仅出小说，不出诗歌和散文；二是过去只出短篇小说集，现除了短篇小说集外，还兼及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，尤其是中篇小说，更为欢迎。

《萌芽丛书》坚决贯彻党的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提倡题材、人物、风格的多样化。

凡是发表过一定数量短篇小说的新人，都可将自己的作品剪样寄来，由我社和作者协商编选。中篇、长篇小说一定要处女作。已在全国性出版社出版过作品的作者，就不再列入这套丛书。

我们热切地希望新人不断涌现，衷心地祝愿他们迅速地成长。我们坚信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在前辈作家的培养下，未来的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必将在新时期诞生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引子

第一卷 刑警队长

- 一 一张请帖..... 2
- 二 夏夜惨案..... 9
- 三 关系学家.....18
- 四 重大嫌疑犯.....28
- 五 震撼人心的午夜.....39

第二卷 发现——生活的隐踪

- 一 往事的回味.....52
- 二 重逢.....68
- 三 “一〇八号”一夜.....76
- 四 利害纠葛.....92
- 五 幽山湖宾馆..... 101
- 六 夜半凶影..... 123

第三卷 失去的秘密

- 一 证人的凶兆..... 140
- 二 幽山忠魂..... 160
- 三 爱情的三角区..... 180

四	明查暗访·····	202
五	冤魂之谜·····	216
六	行使回避权·····	244
七	副检察长王子豪·····	260

第四卷 走向关键的时刻

一	父与子·····	272
二	追捕新目标·····	300
三	花花公子·····	305
四	深夜的暗示·····	311
五	招供·····	326
六	与豺狼共存的日子·····	331
七	尾声·····	342

引 子

夜幕笼罩着这座城市。大雨在哗啦啦地下着，街道上寂静无人。这时，一辆小轿车在马路上急驶。忽然，车灯灭了，速度减慢，拐进了一条狭窄的街道，在路边停下来。

车门开了。有三个人影钻出汽车，走进一条胡同，他们在胡同尽头的院子门前停下。其中一个人打开了院门，三个人象幽灵一样走了进去。门被轻轻关上了。

过了不久，院内的屋子里传出一个女人的惨叫声，音量微弱，似乎是从被捂住的嘴里发出来的，听起来非常凄惨、可怕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三个人离开了院子，返回汽车。

雨，依然在哗哗的喧嚣声中向这座城市倾泻着，路面反着光，雨水向引水沟汨汨地流去。汽车又发动了，轻缓地向前驶去，转了几个拐，开上了一条路面宽阔的大街，这才打开车灯，加大速度，很快就在夜色的雨幕之中消失了。

世界上经常在发生着一些触目惊心，却又扑朔迷离的事件，我所叙述的这个故事就是这样揭开序幕的。

第一卷

刑警队长

一 一张请帖

刑警队长陈忠平是不怎么爱喝酒的男人。可是，今天却喝了许多醇香味美的金奖白葡萄酒。他也从来不抽烟，这在当今的年轻人中间，特别是在干他这一行的同事们之中，的确是少有的。不过，他现在却接过老马递来的一支烟，衔在嘴上，动作不那么熟练地用火柴点燃了，悠闲地吸着。

这是夏天的一个晚上，他和侦察一组组长马良对坐在一扇大玻璃窗前。脸颊一阵阵地发烧，脖子上的青筋也在起劲地搏动，他知道现在自己的脸一定很红。

老马的脸是长方形的，一双浓黑的眉毛使他的神情总是那么威严而含蓄。尽管今晚他喝的酒很多，但脸色丝毫没

变。陈忠平总是在心里嘀咕，老马这个人怎么能成为一个出色的侦察员呢？搞侦察嘛，需要其貌不扬，以免引人注目，这是追踪罪犯的一个必要条件。光是他那对眉毛就能叫人见一面永远难忘。他想着，朝玻璃窗望了望，在烟雾缭绕中看见了自己的脸，忽然心里想道：“我是不是也过于英俊了？可是我不是也干得很成功么？”

他喷出一口烟，不禁哑然失笑了。

老马的兴致很高，他带着一种父辈的疼爱神情，望着他的顶头上司，打趣地说：“做梦娶媳妇啦！美的你忍都忍不住！”

刑警队长只是笑着，耸了耸眉毛。今天他们刚刚逮捕了两个罪犯，至此，苦了他们整个冬天的一桩大案终于了结了。这时候的心情是轻松的，有如马拉松赛跑跑到了终点，也好像长久被捆绑而突然得到了解脱，真想尽情地舒展一下身子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在小红楼刑警队的办公室里忙完今天的工作之后，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决定，一起到友谊饭店来吃晚饭。

这座面对民主广场的大饭店，是他们最喜欢用来消磨时间、松弛身心的地方。

这座大厦是二十多年前建造的，式样较老，但却很有气派。厅高墙厚，底层是一般餐厅，二楼是外宾席及宴会厅，再往上就是高级的客房了。白天南面窗子阳光明媚，窗外宽阔的广场历历在目；北面窗子浓荫重重，在马路花园里，绿树后面是缓缓的流水、小桥和花廊。现在夜幕低垂，南窗外广场上灯火辉煌，北窗下路灯发出柔和的光，照着一对对温情脉脉的情侣。

陈忠平和老马坐在北窗前，他们透过半掩着窗帷的玻璃窗，凝视着外面恬静的夜晚，正在交谈着。

老马满面春风地回想起自己的昔日，感慨地摇摇头说：“我在你这个年岁上刚认识我老婆，一想到要结婚，觉得真是一件新鲜事，却又挺舍不得打光棍的日子，单身汉游荡惯了，干起工作来没牵没挂，有时肚子叫了就跑到这儿来吃饭，坐在这窗前看人家谈情说爱，自己心里倒是暖洋洋的。”

陈忠平抿着嘴注视着老马，他的眼睛在笑。

他们吃的都是海味，老马两只手在认真地剥着海螃蟹的大钳子，目光却在陈忠平的脸上寻找着什么：“你也该打打主意了，都三十五岁了，再晃两年就是老头子了。”

“是啊，可是，总没合适的。”

“你也太挑眼了，别人给你介绍的，光我就看过了四个，哪个不比我老婆好几倍？都是知识分子，人又漂亮，性格也很不错……”

陈忠平的视线越过老马的肩投向窗外，脸上一股茫然的神情。他慢慢地吐出一口烟，截断对方的话：“怎么跟你说呢？老马，要真是象你们俩那样，我还不乐意吗？”

“我们俩？”老马怔怔地望着他。

“是啊，你们怎么好起来的？”

“我们？我一见到就喜欢她，离开后就更想了，再见面，她就答应我了。怎么好起来的？就这样啊。”

“‘就这样啊’……是啊！这有多美。就要有这样的感觉才行呀。”

“你这个人一辈子也不会有这种感觉的，干起工作来什么都忘了。”

“那你可看错了，我也许是爱起谁来就什么都会忘的。”

“你爱谁呢，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天天和咱们打交道的。”

老马茫然地望着他。陈忠平噗嗤一声笑了，他把烟头拧灭说：“我爱在逃犯。”

两个人对视而笑。

当他们走出餐厅时，夜色更浓了，微风吹来阵阵花香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两人在台阶上稍微站了一会儿，望着广场的夜景，洒水车把广场泼得湿漉漉的，空气更加清新。

餐厅正门前停着几辆高级轿车。从翠竹丛生、壁灯辉煌的厅里，走出几名服务员和工作人员，陈忠平一眼认出其中一个中年人是局里警卫处的一个科长，他知道这是宴会散了，不知今晚是哪位首长做东道主。老马也很感兴趣地注视着这边的情形。

这时，大门里走出一批人来，其中有七、八位是欧洲的外宾，他们正向几位中国同志道谢告辞。中国同志中间有一位五十开外的人，看上去是个主要的领导人，他的衣着笔挺，举止端庄持重，谈笑风生，和蔼可亲。他的脸刮得很干净，显出健康的红润；眉毛象是刀刻的，显得那么有力；两只眼睛很大，看人时目光专注，鼻梁笔直高挺，嘴唇很薄，不说话时紧绷着，两个嘴角却打个小弯，使整个脸变得生动，泛起笑意。

这位领导是他们很熟悉的人物，就是这个省会的市委书

记兼革委会副主任田成山。

田成山坐进一辆交际处的红旗轿车，随着车队离开饭店，沿着广场边沿的马路驶去。

老马回过头来对陈忠平说：“田副主任现在对社会治安抓得很紧啊，一个月里做过两次指示了。”

陈忠平走下台阶，开始向广场上走去。

“刑事犯罪率增高，过去不算什么，但是，现在刑法公布了，又进行了一段法制教育，再不见成效，市委当然要注意了。听说，从这个月开始，他亲自负责抓治安。”

夏日的闷热退却了，天边云际里亮着闪电，风变得凉丝丝、湿漉漉的。好象要下大雨了，已经听到了滚滚雷声。老马看看天色，脸上浮现出由衷快慰的神情。陈忠平为他的情绪所感染，深深地吁了一口气。

“今天晚上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了。”陈忠平说，“这一晚上我什么也不想，美美地睡上一觉……自从接这个案子以来还没有这么个机会享享福呢！”

他们俩对视了片刻，陈忠平感到彼此的目光中流露出的情感是那样地和谐，甚至连最微妙的感觉都是如此地默契，仿佛老马和他年龄上没有丝毫差别，而性格又是那样的合拍。所以，陈忠平越来越感到，只要是他负责的疑难重案，就非要老马来配合不可。刚接手的案子若不是他们俩唱哼哈二将，出色配合，怎么能这么神速地使狡猾的敌人自投罗网、束手被擒呢？

老马住在法院后面的公安局宿舍区里，他和陈忠平分手

后便穿过广场向东走了。

陈忠平沿着原路返回小红楼，马路上的杨树被雷雨前的大风刮得哗哗作响。忽然，天上飘洒下豆大的雨点，噼哩叭啦地打在他的脸上。他迈开腿飞跑起来，雨水很快就打湿了他的衣服，浑身水淋淋的象个落汤鸡一样。他奔跑着，仿佛觉得自己象个孩子。忽然，学生时代的记忆袭上心头，眼前不时地显现出十几年前的情景：那是在一片绿草如茵的草坪上，他和一个女孩子手携手地在雨中奔跑着……

陈忠平回到宿舍后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，裹着一条浴巾在窗前的圈椅上坐下来。雨仍在下着，一阵阵清凉的湿风从半开着的窗户吹进来。

这个房间在这幢三层小楼的顶层。写字台、床、衣柜、书橱等家具布置得井井有条。房间的主人单身生活惯了，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，规律而简单。床脚有一张茶几，上面摆着电话机和立体声录音机，还叠放着几本书、铝皮夹、卷宗袋子。挨着茶几有一个式样蠢笨、但一看便知坐上去肯定十分舒适的单人沙发，旁边的书架最上层摆着一些果盒和罐装饮料，还有一盏小台灯。这个角落是陈忠平最喜爱的地方：拉上暗紫色的窗帘，打开小台灯，往沙发里一缩，最能专心地思索和遐想，甚至在这里所得到的休息也常常为那张床所不及。

这时刑警队长已乘好凉，坐到这里来了。他开始拆今天的来信，第一封信的信封是牛皮纸的，落款竟是自己的母

校——实验学校。自从父亲去世以后，他已经许多年没有收到过寄自母校的信件了。好奇心驱使他猜了一下，最后实在琢磨不出什么名堂来，便急不可待地把信封扯开，立即从信封里飘然落出一张粉红色的硬纸片，刑警队长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张请帖，上面写着：

陈忠平同学：

我校于七月廿四日举行建校四十周年校庆活动，各届同学将欢聚一堂，师生共同欢度营火晚会，盼望您全家同来参加。 此致

敬礼！

实验学校校庆筹委会

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九日

另告：如您与其他同学保持着联系，请代为通知。

刑警队长放下请帖，呆呆地凝视着窗户，他的心绪被母校的邀请牵动了，脑海里涌现出许多亲切而难忘的往事，睡意顿时消失了。他第一次盼望时间过得快些，再快些！他希望在那个动人的营火晚会上，不但能够见到阔别多年的老师和同学，而且能够和她重逢。和她，和那个他在心底里深深地怀念的姑娘重逢……

刑警队长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女大学生的身影。她那美丽的脸庞、迷人的大眼睛和动人的笑容，不时地在他脑海里闪过，恍惚之中仿佛两人近在咫尺，触手可及。

雨停了。他推开窗子，夜空里云开雾散，星斗满天，雨后

的晚风夹着一股槐树花的幽香，清新醉人。他看看手表，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。

一段时间以来的紧张工作和渐渐消失的酒后的兴奋，使他逐渐经受不住睡意的袭扰，他静静地躺在沙发上，那些甜蜜而又辛楚的往事的回味，象一支梦境深处飘来的音乐，把他带入了梦乡……

二

夏夜惨案

在刑警队的小红楼东面，隔着两个居民区，有一条东西走向二百多米长的死胡同，这条死胡同名叫首饰巷，它的一头在花市大街的烟酒铺旁，这条大街是一条相当热闹的旧街，两旁多是一些铺面比较陈旧的商店、饭馆、小铺子，也有少数新建的商店、剧场、电影院。每天到了上下班时间，整条街道就成了自行车的天下，车铃声和汽车喇叭声汇成一片声音的海洋。

首饰巷的路面是柏油的，许多槐树从两旁的院墙上，伸出茂盛的枝叶，把这窄窄的路面遮得不见天日。夏日里这倒是极好的幽深清凉的地方。小巷的尽头是一面高墙，在这儿，小巷向北拐了一下，在一个平房院落门前终止了。

现在刚刚过了清晨四点钟，有一个青年骑着自行车来到门前。天刚蒙蒙亮，门上的路灯透过枝叶洒在门前，斑驳一片。这个青年，放好车子，在门前蹲下，把手伸进门角，摸索了一阵后，拿出了一把钥匙，他用这把钥匙打开门上的暗锁，门被推开了，发出了“吱呀”一声轻响。这个人走进了院子。两株高大的核桃树把小院的上空遮盖着，院子里很暗，院的西面是高墙，南面是矮墙和大门，北面是正房，东面是厨房和厕所。这个年轻人稍微定了定神，便径直向正房东面的窗子走去，那窗户敞开着，纱窗关着，年轻人贴着边向内望着，轻声喊道：“来子！来子！”

里面没有回声，年轻人的脸上出现了迷惑的神情，他看到房间里没有人。一张床临窗而置，只有一条毛巾被斜搭在床头，书桌、衣柜、凌乱地堆放着书本和衣服的小书架……房间的门敞开着，地上有个台灯，灯罩被人踩扁了，看样子是从书桌上掉下来的。年轻人的神色紧张起来了，他为了能看得更清楚一些，便一纵身，跃上窗台，推开纱窗，探进了大半个身子，顿时，他声音有些异样地叫了一声：“来子！”

屋里寂静无声。这个年轻人缩回身来，茫然地回头张望沉寂的院子。突然，他象触电似地浑身打了个寒战，一只圆睁着双眼的大花猫，正蹲在他身后的厨房顶上，一声不吭地盯着他，仿佛这个天地里只有这一个活物。

年轻人跳下窗台，踌躇地向客厅门走去，他发觉门是虚掩着的，便推门进去。客厅里有几件沙发，还有茶几和电视机。右侧有个门通来子的房间，左侧则是来子父母的卧室，年轻人